

行而后知： 一个“村官”眼中的清华精神

○ 罗圆



春风赴天涯

2011年4月24日，清晨。朝阳初升，村庄披满霞光。鸟儿唧唧喳喳叫着，从低空翻飞而过。曾是辽宋两国界河的大青河，随性地弯出个S形，把高桥村的村舍和田地分隔开来。河已干涸多年，河床里每隔不远就现出个采砂坑，其间零星点缀着小块小块绿色，长着不知名的野草。

微风拂面，我沿着石堤走，想起牟宜之的诗：“最爱荒原赏野花，惹得春风赴天涯。”然而并没有野花，岸上只有刚吐出嫩芽的柳树和遍地如毯的夏至草。

遥想百里外的清华园，此刻却该已经繁花似锦、彩旗飘扬。今天是母校百年诞辰，新建的清华学堂，必定安排满了著名学长们的讲演。已经泛绿的荷塘，又将迎来三五成群的校友，轻盈的杨絮在他们面前曼舞，春泉激荡的声音应和着他们的脚步：或许十年以后，我也将成为其间的一员。

谁解其中味

2009年，我从清华电机系硕士毕业，考取了河北省的“大学生村官”，分配到保定市下边的这个村子。寒往暑来，转眼已经一年多。三千多口人的村里，婚丧嫁娶、播种收割、建厂招工、贷款贸易、计划生育、种粮补贴……诸事繁芜，真是千头万绪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自云“谁解其中味”，农村生活的真味，我是渐渐懂得了。

刚到村时我还是个傻乎乎的研究生。第一次看到大片大片的玉米和麦田，试探着问老乡一亩地要播撒多少种子，又能收获多少农产品，一面暗暗担心人家嗔怪我无知。中央下拨“冬小麦弱苗返青拔节施肥”的补贴，我问“拔节”是不

是需要人去地里给小麦拔，头发斑白的李会计大笑，说你那是“拔苗助长”。

但很快我就加入了“红白理事会”。这是河北常见的一种民间组织，热心的村民聚在一起，替各家操办红白喜事，当地称之曰“捞忙”。我承担两件工作，一是写账，再就是帮着一位老大爷给大家洗盘子。大冬天，双手又是油又是水的被寒风吹着，虽不好受，心里却为自己能融入村民的生活而高兴。

我是广东人，母亲担心我会不习惯面食，事实上我的肠胃适应得很快。我甚至不再惦记米饭，虽然自备了电饭煲，却常常宁可花五毛钱，到村委会旁边铺子里买两个馒头当主食。菜则是借邻居家的煤气炉炒。不过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自己做饭，全村六百多户人家，多的是“捞忙”吃百家饭的机会。

于是渐渐能用村里人的语言跟他们说话。早上去买油条豆浆，我学会了跟排队的人们“打哈哈”，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

夏夜，路旁小店门口一群群人纳凉，演说些新闻和笑话，也有人打牌下棋。我时常就搬个小凳子凑热闹。看着旁边小孩子一蹦一跳地抓蟋蟀，抓到后装进矿泉水瓶子里。这是村居生活才有的乐趣。

冬天天黑得早，六点多钟我就把村委会大门关了。躺在厚厚的棉被底下，听风从远处来，夹杂着狗吠和车声。不免觉得孤单，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听音乐。有一阵很喜欢听贝多芬，一面听着那强劲有力乃至惊魂动魄的乐章，一面在电热毯的温暖里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呼吸、自己的存在。

大小村务我都参与。支部会议、两委班子会议、村民代表会议，我全到场；征兵负责贴标

语；包村干部来了我接待；办庙会帮忙给戏班子做大锅饭；时常还跟着村干部去调解民事纠纷……我学到了许多没写在书本上的知识。

高桥村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业村，它是当地箱包加工产业的发源地，村里大部分家庭是作坊式的箱包加工户。我以一个工科学生的兴趣，研究了裁料、喷胶、折边、油边、打孔、缝纫、安装拉头、丝网印刷等全套做包工艺。我甚至批发了几十个包到清华里卖，通过自己的小实践，知道了生意人的艰辛，也弄明白了当地市场乃至整个产业链是怎么运转的。

身在最底层

认识的人滚雪球般在增加，工人、老农、待业的青年、中学生、小商贩、大老板、低保户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幼幼，三教九流，不一而足。村里仍然讲究宗族辈分，于是明白什么叫“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棍的孙子”。在学校里的时候，“爱人民”更多地是一个概念，现在却真切地处在—群性格各异、有着复杂社会关系的人中间，对许多事情，人与人的看法会不一样，我总尝试抱着一颗宽容的心，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各自的理由和难处，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。于是慢慢知道为什么有些品质是好品质，像善良、真诚、勇敢、守信等，知道人为什么要修养道德；于是懂得了社会历史波澜壮阔的伟大，懂得为什么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”。



跟村民在一起

我给村里人免费修电脑，收了几个中学生义务当家教，近来还筹划为这个箱包发源地的村子建一个网站。而因为做这些事，我又得以认识更多的人，了解了更多的生存状态。村里人亲切称呼我“小罗”，小孩子们闹不清辈次，都嚷着叫我“小罗叔叔”。有着这许多朴素的爱，我也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，在寻常的世俗悲欢中生出许多眷恋。

念本科时，最热衷于听各种讲座，忘了从哪位老师那里听来一句话：“求道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”。后来看到毕加索年轻时的画，充满各种平凡小人物，就觉得自己的心和他能够相通。杜甫的诗也给我这种感觉，却是到村里后才渐渐能读懂。杜甫深深地走入了现实生活，他爱他的妻子儿女，他关怀所有的人，这是应该继承的人道主义。正是平凡人生活中的艰难和乐趣，汇聚起来，成为每一个时代的滔滔主流。

正值多事的年世，房价上涨、交通拥挤、大气污染、战争、地震、核泄漏……大学生中间有各种争论激烈的话题。但我想，与其只是在书斋里为人的命运忧虑，不如走到广阔天地中间，去亲身感知负荷这时代重担的民众真实平凡的生命。清华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有句名言：“离基层越近，离真理越近。”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，他们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所以他们时常比学者专家们更能洞察事情的本质。斗胆改一句王安石的诗：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底层”。

能行而后知

清华的校风是“行胜于言”。

这句校训曾经让我迷惑，因为荀子在《大略》篇中早已论及：“口能言之，身能行之，国宝也；口不能言，身能行之，国器也；口能言之，身不能行，国用也；口言善，身行恶，国妖也。”既然“口不能言，身能行之”只是“国器”，为何还要提倡“行胜于言”？

经过一年多“村官”实践的历练，现在我懂了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不要“言”，而是如毛主席所说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很多时候，应该有实践在先，须得先“行”后“言”。

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清华传统——通向知行合一的途径，乃是行而后知。

(作者为保定市白沟新城白沟镇高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)